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神秘的湘西大地上崛起的农民作家于怀岸
2009年最新长篇
猫庄故事的历史长卷，铺叙成百年风云的深深印记



往前走吧
把巫蛊和蛮情留给昨天
往前走吧
那里有我们石头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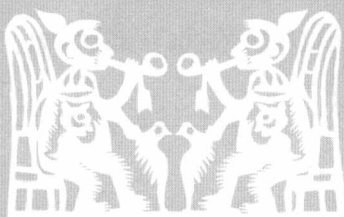
于怀岸/著

每一次旅程
都刻骨铭心
请带上光，带上力量
这是我们苦难的终结之所在

猫庄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猫庄史

于怀岸/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庄史/于怀岸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1

(双百大地印文丛)

ISBN 978-7-5087-2407-2

I. 猫… II. 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3271号

书 名: 猫庄史

著 者: 于怀岸

责任编辑: 牟 洁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新龙大厦

电 话:(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010)66060275 电 传:(010)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153mm×225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00元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于怀岸

本名董进良，1974年生于湖南省湘西州永顺县泽龙村。1993年高中毕业于永顺县一中。1993年至1998年在广州、东莞、深圳、汕头等地打工，做过鞋厂员工、建筑工、采石场工人等，2006年2月起在广州某杂志社打工。

作为湖南“文学湘军五少将”之一的于怀岸似乎天生就是个作家。他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迄今已在《花城》、《大家》、《上海文学》、《青年文学》、《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及《世界日报》等海内外百余家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近80万字。中篇小说《一粒子弹有多重》获《上海文学》佳作奖，中篇小说《一座山有多高》获“第八届新语丝网络文学一等奖”，长篇小说《在风中掉落》获“我与深圳第二届长篇小说网络拉力赛”优秀奖。因为从上学开始就认为“写作是最好的表达内心渴望的方式”，他一直坚持创作到今天，并拥有一个宏大的计划：用“猫庄系列”小说反映中国农村从1900年到2000年一个世纪的变迁。他会继续写下去。

作者简介



解出师柳能直接过法器²成为出师时从水中是得到的一生的结局。就像他爷爷老出师知道自己会死于乱石之下，父亲前出师赵久明也知道他会死于他人的毒箭。据说命王接过法器时，在潮水里得到一片滚滚而入的巨石，后来他果然在一个暴雨如注的夜晚被一块重达千斤的大石头从身上碾过，当时命王正在房里睡觉，巨石从他的梦中呼啸而过，王垮床摔后，把他碾成了一张肉饼。那时漫之恰巧起来小解，使她泄过一全力。他正坐在茅厕板上正能听到男人如雷的解尿，提上裤腰时听到房里传来一声轰然巨响，赶紧举灯往房里跑，她没看到房里的前石板壁已经被巨石引穿，却继续听到断了一下的老出师又扭起了那物淋淋的一浪高过一浪的解尿声，心里安定下来把油灯放在床头柜上，可她却一下子找不到床了，面前空荡荡的，床没了！老出师的新声仍在呼噜噜之地响，床去哪儿了？她从柜台上拿起银簪，拨亮灯芯，这才发出一声比天上的炸雷还要响亮的惨叫。

第二天不亮暴雨停后，人们看到那块破房印过的大石头稳稳地停在屋前的坪场上，把夯实的坪场砸出一个深达半人的大坑。11个青年男丁用拳头粗的麻绳套起来才步履蹒跚地抬出去。后来人们也发现这块石头只是乱石堆下的石壁中最小的一块，那些大石头全部

镌刻在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首批推出的20部不同体裁的作品，记录着农村改革30年的雨雪风霜，散发着神州广袤大地的泥土芬芳，令人为之振奋！20部图书中，有农民作家的小说14部，农民诗歌、散文、剧本、民间故事选各1部，农民书画集两部。这些不同体裁、不同门类的文学艺术作品，从不同侧面忠实记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通过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30年来在我国农村发生巨变的现实，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还很少有过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也很少有过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因此，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的集中出版就不容小觑。

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笔下的作品是当代农民记录农村改革开放历史、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视角独特，意义不凡。30年的改革风云，是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整体记忆，是一个国家天翻地覆的历史嬗变，它的伟大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广阔农村的深深履迹，更让我们叹为观止。今天，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30年的改革使中国农村换了人间，新一

代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农民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巨变的深度内涵。他们诉诸笔墨，用多种艺术形式来言说自己的喜悦，勾画自己的憧憬，抒发自己的感喟，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些作品是改革在场者农民自己的切身感受。

首批出版的20部图书也是中国农民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品，风格是质朴的，文本是厚重的。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朴素乡音土语的恰当运用，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活动意义重大，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农民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可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本次活动中，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的艺术灵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牵手双赢。为了在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中国作协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同时，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培育、扶持农民作者，挖掘、抢救、保护农村民间、民俗文化精品，出版百部农民作品，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更是一项意义非凡之举，我很高兴应邀为之作序，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序

沈从文

2000年以来，湖南5位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青年作家在全国文坛崭露头角，被称为“文学湘军五少将”，怀岸是其中之一。2007年我们和中国作协创研部联合举行“文学湘军五少将”创作研讨会时，我第一次见到怀岸。他精瘦、落拓，有着农民式的朴实，也有着漂泊者的孤独与沧桑。他和另外四位少将不同，那几位或者有一份体面而稳定的职业，或者在家乡过着自在的生活。怀岸生于湘西农村，高中毕业后就一直在外漂泊打拼，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也为了追寻文学的梦想。他至今仍在广东某杂志社打工，生活是不无艰辛与沉重的。他的创作虽然也有十多年历史，也受到一些选刊和评家的注意，但并没有大红大紫，也从未处于舞台中央。

我是格外关注他的人之一。

自古英才多磨难。我想，诗礼簪缨之族、锦衣玉食之家，固然可以造就优游倜傥的风流才子，但若论人生体察的深刻，文学表现的硬度与质感，还是要数那些生于社会底层、游走于人生边缘的寒士，那些起于草莽而渴望跻身上层的拉斯蒂涅。《断魂岭》、《夜游者》、《远祭》、《一粒子弹有多重》，光是从怀岸作品的这些篇名上，你就可以嗅出冷、硬的气息。他的作品，基调孤独、清醒而深刻，冷峻的叙事里燃烧的是生存的悲情。他笔下的人物多有痛苦、愤怒和对命运的抗拒，但绝无谄媚屈服，相反我们可以从他悲凉的文字里读出底层人物的慷慨、粗豪和含泪的欢悦。在华丽、轻飘、玄幻、时尚的“80后”、“90后”充斥于媒体和书店旺角的今天，于怀岸们是多么与众不同啊！

怀岸是湘西永顺人。湘西，这样一个土家苗汉杂处、湘黔渝交界的中国大陆腹地、崇山峻岭深处，用沈从文研究专家凌宇教授的话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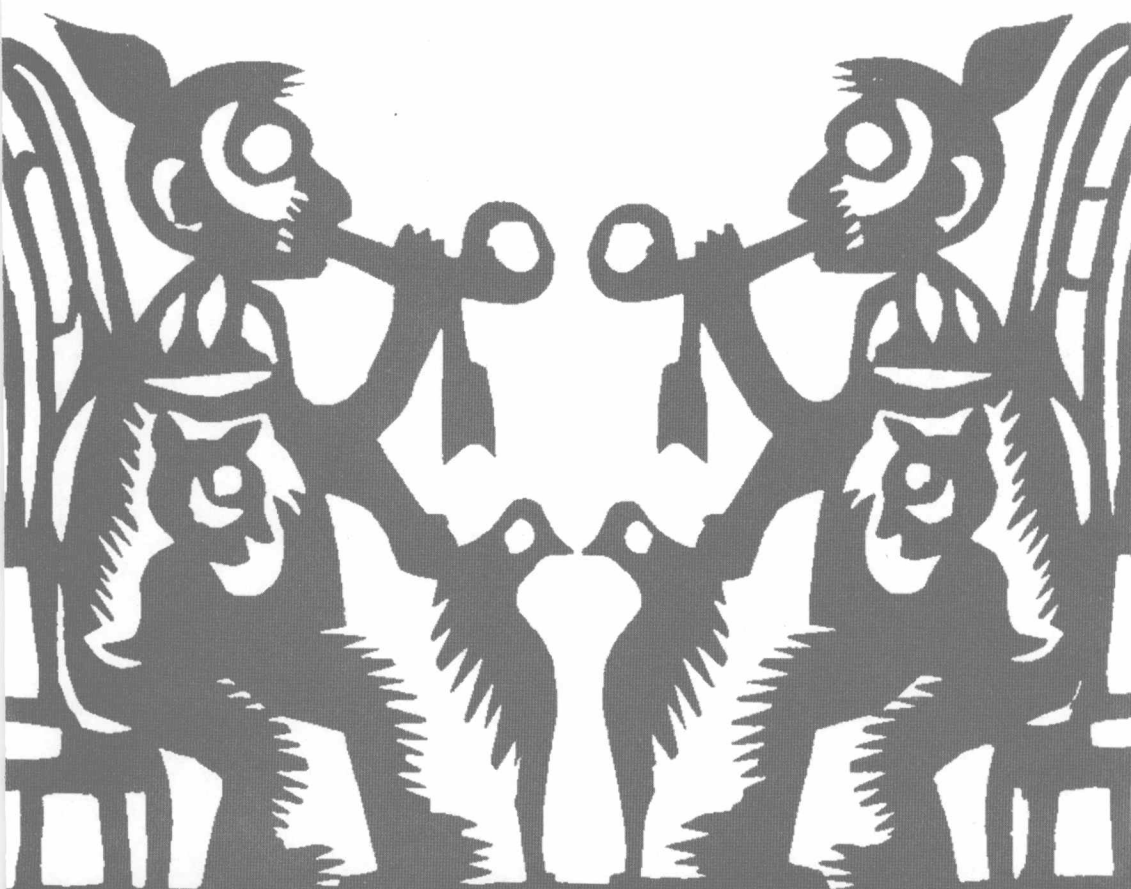
说，有着千年的孤独、千年的悲情，注定是一个出故事出文学的地方。谁读懂了湘西的历史与文化、土地与人民，谁就有可能创作出有关湘西的大作品。沈从文是写过这样的大作品的，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大作品还不够多，沈从文之后，我们还没有看到一部《百年孤独》、《尘埃落定》式的作品。迄今为止，有关湘西的叙述，不少是一种汉族中心主义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物，它们遮蔽了湘西真正原生的、鲜活的历史。文学，有责任还原真实、生动的历史面貌，探求隐匿于历史深处的人性之光。

我理解，怀岸在《猫庄史》中，正是做着这样的努力。这部以猫庄为原点，以上个世纪前50年历史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隐隐然有着宏大的文化抱负。这种宏大的抱负实现得怎么样，明智的读者自有评论。但至少，湘西动荡的百年历史、独特的地域文化、悍勇的民族特性，在小说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示。人们不难看出这部小说的史诗性追求，尽管这种追求的文化开掘还可更深入一些。

不管怎样，作为怀岸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种努力已经难能可贵，它所取得的成绩也是令我欣喜的。我期待，以此为起点，怀岸和其他湘西之子们，为我们重现湘西的英雄世界，重建湘西的神圣与尊严。

2008年11月28日

(本序作者系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猫庄史



第一章

巫师赵天国早在十四岁那年，从父亲手中接过法器——一块锈迹斑斑的羊胛骨时，就从一盆清水里看到了他一生的结局。半个世纪后，当他被押赴县城外土地庙前陪杀时，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才猛然想起，当年他接过法器，站起身来走向香案往法器上弹神水时，手指头一触碰到水面，他的胸口倏地一紧，像挨了一闷棍似的强烈一震，一股锥心的剧痛袭击了全身，一个趔趄，差点扑倒在地。他往水盆里一看，就看到巨大的黑洞洞的枪口，枪管上套有一个圆形的东西，正中央还有一根指头粗的铁针。在外表平静内里却波涛汹涌的清水里，他还看到了一群穿着草黄色衣服肩上扛着长枪的军人，他们一字排开，面容肃穆地站在一片满是枯草的荒地上。再远处，是一泓绿得发暗的河水。巫师赵天国清楚地记得，他十四岁那年是大清朝光绪二十八年，按天干地支纪年为壬寅年，那时的猫庄除了火铳，根本找不到一支有准星的快枪。那时他也没出过猫庄，别说没见到过穿着整齐划一的军装的军人，就连戴小斗笠的大清朝兵勇也没见过一个。巫师赵天国那时就以为他会在三十六岁那年死在枪口下，没想到那年没死，更没想到他这一生会最后老死在自家屋里。

每个巫师都能在接过法器正式成为巫师时从神水里看到自己一生的结局。就像他爷爷老巫师赵日升知道自己会死于乱石之下，父亲前巫师赵久明也知道他会死于仇人的毒箭。据说爷爷接过法器时，在清水里看到一片滚滚而下的巨石，后来他果然在一个暴雨如注的夜晚被一块重达千斤的大石头从身上碾过。当时爷爷在正房里睡觉，巨石从他的梦里呼啸而过，压垮木床后，把他碾成了一张肉饼。婆婆恰巧起来小解，使她逃过一劫。婆婆蹲在茅厕板上还能听到男人如雷的鼾声，提上裤腰时却听到房里传来一声轰然巨响，赶忙举灯往房里跑。她没有看到房子的前后板壁已经被巨石洞穿，却依然能听到静了一下的老巫师又扯起酣畅淋漓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噜声，心里顿时安定下来。

她把油灯放在床头柜上，可是却一下子找不到床了，面前空空荡荡的，床没了！老巫师的鼾声仍在呼呼噜噜地响，床去哪儿了呀？她从柜子上拿起银簪，拨亮灯芯，这才发出一声比天上的炸雷还要响亮的惊叫。

第二天天亮，暴雨停后，人们看到那块破房而过的大石头稳稳地停在屋前的坪场上，把夯实多年的土坪砸出一个深达半人的大坑，八个青壮年男丁用拳头粗的麻绳套起来才步履蹒跚地抬出去。后来人们还发现，这块石头只是后山垮下的石壁中最小的一块，那些大石头全都被屋后的一片山竹林爆裂的竹片死死地缠住。其中一块庞然大物已经悬到了刚当巫师不久的父亲赵久明头顶上的厢房板壁了，被三根大山竹丝丝相扣地托住。那些爆裂的山竹片绞在一起像一个编织好的网兜。

全身连头颅一起被碾成一张薄饼的老巫师的鼾声，据婆婆讲响了整整七天七夜。人们把他从床板上像揭一张绷紧的牛皮一样揭下来时，他的鼾声没有停歇，装进棺木后，厚实的柏木还是挡不住他雷鸣般的鼾声。就是下葬后，层层黄土掩盖了棺材，鼾声还是从地底里渗透出来，像井水里冒气泡一样，咕咕噜噜地，直到垒起了一个大大的高高耸立的坟堆，砌了石头，抹了灰浆，才阻断了那些不依不饶的呼噜声。

爷爷死去的那夜是他把法器交给父亲赵久明的第十四天，俗称“二七”天。赵家几代巫师中，爷爷算得上是唯一“善终”的，他总算是死在自己的家里，有灵魂的归宿地。虽然他死时刚满三十六岁。再往上几代，赵家的巫师全都死于非命。爷爷的爷爷和爷爷的父亲皆死于仇人的刀箭。

巫师在移交法器还原成凡人后，必在七七四十九天内死亡。这是天数。天数一到，自然会有神谕暗示。得到神谕后，巫师在七天内择日把法器传于继承人，继承人多是他的下一代。

赵家的巫师没有活过三十六岁的。不知是天定的巫师的命运，还是赵氏种族本身的劫数。

当时赵天国从清水里看到自己的结局，没有丝毫的惊讶，他脸色平静地再次把手指头伸进神水里，然后轻轻地弹向羊胛骨。这期间，他的父亲，年轻的前巫师赵久明一直微闭着双眼，当水滴落在羊骨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时，前巫师才缓缓地睁开两块浮肿的眼皮，射来两柱锐利的目光。前巫师看到现巫师平静得如同无风无浪的湖水一样的双眸，心里稍稍安稳了一些。按规矩，仪式上看到的神水里显现的命运是不能透露出来的，否则，必遭天谴。仪式之前，他曾反复地给儿子



交代过。可是，他还是禁不住为儿子的命运担心，更为他们这个种族的前景担忧，特别是他已经是一个知道了自己死期和死亡方式的人。

巫师赵久明有三个儿子，选择赵天国继承衣钵并不因为他是老大，而是神谕。三天前，赵久明梦见十二年前他开光后从父亲手里接过法器在神水里看到的那一幕，一支箭头漆黑的毒箭朝他呼啸而来，他听到了一声大叫，爹，闪开！是老大赵天国的声音。赵天国是用他们种族已经消亡了几百年的土话喊的。爹的发音是“吖”，而不是现在猫庄人人叫的“哆”音，闪开的发音极其深奥古怪，其实赵久明根本就没有听明白，更没有听懂，只是意会到的。凭直觉，他感到梦中的老大喊出来的是他们土著消亡了几百年的土话。巫师的衣钵只能传给会说土著语言的人，但现在猫庄方圆近百里，甚至整个西水两岸再也找不出一个会说这种古奥土话的人了，人们都说变味了的西南官话。

赵久明不仅仅是一个巫师，他还是一个族长。这只是巧合，族长一直是由他们这一房担任的，而且是由长子继承。而他恰恰是老大，又被神定为巫师，因此，巫师和族长就一肩挑了。现在，他儿子赵天国也要神职族责一肩挑。当然，族长得等他死后才能继承。

赵久明成为一个巫师后，曾不止一次冒着被天神惩罚的危险，在暗房里偷偷地用羊胛骨打卦，但始终看不到他们种族兴旺的迹象。他认为巫师和族长两种职责并不相悖，反而高度地统一。作为一个巫师，一个天神的使者，任务是驱魔、镇妖、除邪、解秽，保山寨人人平安，六畜兴旺；族长的职责是让种族兴旺，子孙繁衍，山寨强大，不受外族侮辱。山寨平安，六畜兴旺，无魔无妖，无邪无秽就会令种族兴旺强大，子孙多福；反之，种族兴旺强大也一定会带来山寨平安，六畜兴旺，邪魔鬼怪退避三舍。但令他深感悲哀的是，世道越来越乱，巫师的法力却越来越小了。这些年来，山寨毫无平安可言。连年不断的仇杀，出其不意的土匪洗劫，甚至连种族也陷入灭绝的危险。

赵久明曾有过一番振兴山寨的雄心。他不仅学习了祖祖辈辈一直在学习和运用的汉话文字，熟读诸子文集，还曾花大工夫研究过祖辈们没有研究过的苗语和毕兹卡语，深知他们的历史和习俗。赵久明认为要振兴自己的种族也必得先了解别的种族，按一个大清朝的汉人官员的说法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且他也实施了一些举措，可惜收效甚微。不知天机未到，还是猫庄气数已尽。就在这时，他得到

了神谕，要逊位巫师一职。当然，他也知道，七七四十九天内，他还得禅让族长。他心里反而感到轻松和解脱。而且更让他高兴的是，神没有选中魁梧剽悍的老二赵天武和机灵活泼的老三赵天文，而是选中了外表呆头呆脑木讷沉稳的老大赵天国，让他巫师族长一肩挑。神就是神，神的用意凡胎俗子是看不透的，他这个神的使者虽然也看不透，却能意会到。他从神谕里看到了他们种族昌盛的可能的希望。

老大赵天国在猫庄先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哑巴，后来又被认为是一个傻子。他长到九岁才开始说话，会说话之后的好多年还像不会说话时那样不说话，有时几个月听不到他口里有一声响动，嘴里却还在像三岁娃娃那样流涎水，每夜要赖两次尿。赵久明至今记得他第一次说话的情景，那是他在坪场上玩耍时，当时家里正在招待从诺里湖寨来的客人彭少华，一个毕兹卡头人，也是他妻子赵彭氏的亲哥哥，商议两寨共同对付二龙山土匪的事宜。彭少华是带着儿子彭学清来的，进屋后就把九岁的儿子放在坪场上和赵天国玩耍。当时赵天国手里拿着一块山竹片做的匕首，在土里刨蚯蚓喂他的小鸭儿，不理睬彭学清，彭学清生气地一脚把装蚯蚓的木盆踢翻了。这时正和彭少华说话的赵久明听到外面传来一串叽叽噜噜愤怒的吼声，他浑身一震，儿子的那一串吼声既不是汉话，也不是苗话，更不是毕兹卡话，而是一串他从未听到过又似曾相识的音节。当时他没有多想，以为是儿子发出的哑语，跑出来问两个孩子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儿子满面涨红举着竹匕首对准表兄彭学清，一字一顿地给赵久明说：“他让我鸭儿挨饿，我就要揍他！”每个字的发音都相当清晰。

跟在后面跑出来的彭少华惊奇地说：“呃——，这孩子不是哑巴嘛。”赵天国翻起眼皮盯了一眼舅舅彭少华，蹲下身去继续挖蚯蚓。赵久明问话，他理也不理。从此又是几个月不说一个字。

后来赵久明有一天突然意识到赵天国那天吼出来的有可能是他们种族消亡了几百年的土话，可不管怎么引诱他，赵天国始终再没发出一声那种古奥的族语。但赵久明还是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外表痴呆的孩子内心的聪慧。这孩子有几乎过耳不忘的本事。十岁那年他第一次进学堂就把《大学》、《论语》倒背如流，让教私塾的周先生大为惊诧。据周先生说念了三年多书的老二赵天武连《百家姓》还念不完呢，聪明机灵的老三赵天文也才磕磕巴巴地念到《千家诗》，他估计赵天国是天天在他早诵的窗口下挖蚯蚓听会的……

赵久明看着赵天国把法器羊胫骨用红布包好，庄重地揣进怀里，从他镇定的脸上看不出有一丝一毫的沮丧或者惊喜。他不知道已经成为巫师儿子心里在想什么。但现巫师赵天国知道前巫师赵久明心里想的是什麼，他看到了年轻的父亲那颗已经苍老了的心正在忍受着死亡的煎熬，也看到了前族长那颗曾经勃勃喷发的雄心炭火一样一点点地熄灭，更看到前巫师回天乏术的深深的哀痛。现在，他清晰地听到了前巫师、猫庄族长、他父亲赵久明胸腔里传来的一声闷响：

“天神呀，让我们的种族强大昌盛吧！让魔鬼远远地离开猫庄吧！”

巫师赵天国心里一酸，眼泪潸然而下。

七天后，继承巫师一职的赵天国，按神谕的规矩在“一七”这天召集全寨男女老少，当着众人面打出了他作为巫师的第一卦，问卜山寨的凶吉。

这一卦是在赵氏宗族祠堂的大堂里打的。

这一日是九月的一个晴空万里、无风无云的好天气。这样的好天气从八月十五以来，已经持续差不多整整一个月了。猫庄的秋收刚刚完成，白天里强烈充足的阳光使得收割回来的稻谷、包谷、黄豆、辣椒晒得透干，猫庄的空气里到处飘荡着新鲜粮食的浓浓的香甜味。按照往年的气候，寒露一过，那支溪峡谷就要进入连绵不断的秋雨时节，迟熟的稻谷和包谷少不了要霉烂许多。年仅十四岁的巫师赵天国从家里走到祠堂，一箭之遥的路程，竟被这种浓烈的新粮的气味涌得连打了三个喷嚏。

好年成啊！年幼的巫师心里一边感叹，一边默默地祈祷：天神啊，给山寨带来吉祥吧！

祠堂位于山腰的一面斜坡上，坐南朝北，在整个猫庄就它跟赵天国家地势最高。屋后不远挨着鸡公山的一道石壁，这道石壁曾在多年前一个暴雨如注的夜晚垮下过一段，其中一块大石头洞穿了赵天国家正屋，碾死了曾是巫师的爷爷赵日升。两栋木屋相距不到五十步，建在同一块平整的土坪上，都是三柱四挂的低矮的木屋。外表唯一不同的是，赵家因为人口多东头接了厢房，西头搭了一间灶房；祠堂却是筑了一道土围墙，用大青石砌了朝门，安装了两扇钉上铜环的大门，以示威严。这两栋在猫庄不是最大但级别最高的房子，像两只山鹰一样俯瞰着猫庄上寨下寨。上寨二三十户人家，房屋都建在这面坡，只是地势都比祠堂和族长家低，木屋建得杂乱无章，东一家西一户，都

是择风水而建的，也是坐南朝北。下寨比上寨地势低出好几丈，也在一座山下，但山小，房屋都建在平地里，也有建在沟湾里的，坐北朝南，与上寨遥相对望，中间为一坝狭长的三四百亩水田。猫庄人把这坝田统称为“甬”，正中央有一条宽约丈余的水沟，把猫庄一分为二。下寨比上寨人多，有四五十户人家。上寨下寨相距不过半里，谁家炒菜的油烟一阵风就能飘过沟，钻进对岸人家的门窗。上寨下寨全是赵氏种族，无一杂姓。其实上寨下寨并无严格之分，只是为了区别随口而叫的，住在上寨的人家可以随时搬到下寨去，下寨人家的田地大多在上寨，上寨很多人家的田地又在下寨。

巫师赵先国走进祠堂时，全寨男女老少都到了院子里，乱哄哄的，大堂的神位和香案上早就有人准备了香烛，正中央的生铁盆里也升起了炭火，火势正旺，蹿出一尺来高幽蓝色的飘忽不定的火焰。族长赵久明早已等在那里了。和寨人们喜气洋洋的表情不同，族长赵久明脸色阴沉沉的，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显得凝重，显得苍凉，也显得有些落寞。赵天国心里晓得父亲比他更盼望能给山寨打出一个吉卦，让山寨从此走上中兴的道路。父亲曾多次给他说过，现在的山寨就跟统治他们的大清国一样，内忧外患，积重难返，苟延残喘，已经到了种族灭绝的险境。再不中兴，必要亡寨。赵天国还知道，父亲将在七七四十九天内死亡，这是巫师的命运。尽管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死期，赵天国并没有从父亲脸上看出人之将死的哀伤和恐惧，反而是一种英雄迟暮的豪迈和悲壮神情。父亲一死，他就是族长，振兴山寨、昌盛种族的重担就要由他稚嫩的双肩来挑了。赵天国冲着父亲脱口而出：“大清朝的命运我们的神灵管不了，赵氏种族的命运即使没有了神灵也还有我这一身血肉！”

赵天国说这话时绝对没有想到，他这句话后来竟一语成谶，为了山寨，他不仅失去了神灵护佑，也献出了一身的血肉。

赵天国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太阳，日头已经当顶，又看了一眼笔直插在院子中央的竹竿，竹竿下面的阴影只有一寸长短了。巫师的第一卦必须在午时整打出。

这时他听到祠堂执事赵久仁老人中气十足的吆喝声：

“点灯，上香！”

乱哄哄的寨人们纷纷起身，往大堂里拥去，寻找自己的位置。人人收敛了嘻嘻哈哈的表情，神色肃穆起来。

执事赵久仁扫视了一圈，又喊：



“敬神，祭祖！”

族长赵久明领着族人毕恭毕敬敬神祭祖之后，院中竹竿下的阴影刚好完全藏进地缝里。执事赵久仁的吆喝声再次响起：

“请巫师！”

人们看到年幼的赵天国走上前去，再次点香请神，然后背对香案面朝火盆盘腿坐下，从怀中掏出法器——那块锈迹斑斑的羊胫骨，嘴巴快速地嚅动着。赵天国双目紧闭，面色从红润渐渐转为苍白。人们站在正午强烈阳光暴晒着的屋子里，再加上一盆熊熊燃烧的大火的炙烤，已经汗流浹背，躁热难当；而坐在火盆边的巫师额头上却一滴细汗也没有沁出。寨人看到巫师慢慢地打开包法器的红布，取出那块巴掌大小的羊胫骨，像算命瞎子摸纸牌一样轻轻地抚了一遍，然后往屋顶抛去。法器在空中打了几个翻身，旋转着落入火炭里。

羊胫骨在火炭里发出一阵吱吱嘎嘎的像瓷器破裂的声响，顿时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强烈的羊膻味。据说这块羊胫骨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经受过上万次烈火的焚烧，它在火里待的时间比孙大圣在太白金星的炼丹炉里不会短，已经结实得像一块生铁。可奇怪的是，它在平时根本没有一丝羊膻味，可一旦被投入火里，就像刚从羊身上撕扯下来的新鲜羊骨一样，不但膻味冲鼻，还流羊油。传说赵氏先祖曾是天界里一头温顺的羊羔，因偷吃天后的神草触怒了天帝，遭惩罚被投下人间到狼群中受苦受难。后因行善积德，化为人身。先祖死后，留下一块胫骨，作为法器，供本族巫师与神对话。这块先祖的法器代代相传，用了两三万年，直到一千六百年前一次与外族的战争中遗失。那一场战争打了整整两百年，他们的领地被占，房屋被焚，几乎全族覆灭，被赶进三百里外的深山老林。又过了八百年，族人在头人的带领下励精图治，重新杀回猫庄这片土地。出师的前夜，头人梦到一头神羊，神羊取出身上的一块胫骨，作为法器，果然一战全胜。从此，本族才有了巫师。

法器在炭火里烧得红彤彤的，像烧红的一块烙铁，已经没有声响了。赵天国睁开了眼睛，伸手从火堆里捞起法器，放在掌心里拍了拍，像从火堆里捞出一个烧熟的红苕那样，抚去法器上面的炭灰，然后轻轻地放在铺好的那块红布上。全寨一百双眼睛鼓鼓地盯着法器，心里都突然一下子紧了起来。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要是法器在一杆烟时间内依然红艳艳如同一块新鲜的羊骨，那就是吉卦，将预示山寨在一